

# 红旗谱

「红旗谱第一部」

梁

斌 著

「朝内」人文文库 ·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 红旗谱

「红旗谱第一部」

梁

斌  
||  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旗谱;全3册/梁斌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  
(朝内166人文文库.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359-5

I. ①红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2857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  
装帧设计 刘 静  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0千字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43.75 插页9  
印 数 1—8000  
版 次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359-5  
定 价 78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平地一声雷,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: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,他要砸掉古钟了!”

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,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,从家里走出来。宅院后头,不远,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,是千里堤。堤上有座河神庙,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,矗立在地上,有两人高。伸拳一敲,嗡嗡地响,伸直臂膀一撞,纹丝不动。

老人们传说: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。钟上铸了满下子细致的花纹:有狮子滚绣球,有二龙戏珠,有五凤朝阳,有捐钱人家的姓名、住址,还有一幅“大禹治水图”。村乡里人们,喜欢这座古钟,从大堤上走过,总爱站在钟前看看,伸手摸摸。年代久了,摸得多了,常摸的地方,锃明彻亮,如同一面铜镜,照得见人影。钟上映出朝晚的霞光,早晨的雾露,雨后的霓虹,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。不常摸的地方,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,黑油油的。

小虎子听得说,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,一片好奇心,走上千里堤,看了一会子古钟。伸出指头蘸上唾沫,描绘钟上的花纹。他自小为生活忙碌,在这钟前走来走去,不知走过多少趟,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。心里想:“怪不得,好大一座铜钟哩!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,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?”

他看完了钟,一口气跑下大堤,走回家去。一进门,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。

父亲说：“土豪霸道们，欺侮了咱几辈子啦！你想，堤董他们当着，堤款被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防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，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，老祥大伯的声音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，小虎子扒着窗格棂儿一望，父亲坐在炕沿上。掀起小胡髭，瞪着眼睛发脾气。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腰，虎虎势势跑前两步，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，说：“我那大哥！我那大哥！这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，是要砸钟灭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，扬起下巴，眨巴着眼睛，想了老半天，豁地明白过来，愣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他当上堤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，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沉下头去，下巴拄在胸脯上，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，猛抬起头来说：“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脸庞忽地往下一拉，说：“谁又管得了？我朱老巩就要管管！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，望天上一挥一扬说：“管什么？说说算了，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。咱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？”

父亲气呼呼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脚连声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朱老巩，庄稼人出身，跳跽过拳脚，轰过脚车，扛了一辈子长工！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筋道，怒恼起来，喊声像打雷。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齿打着嚼嚼，成日里喊出喊进：“和狗日的们干！和狗日的们干！”不知不觉，传出一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

命了！”

那天黄昏时候，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，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，心里想：“顶公款，就等于独吞，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！”看看日头红了，落在西山上，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纱，从天上抛下来。他一个人，连饭也没吃，走到小严村，去找严老祥。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，看见朱老巩走进来，低头耷脑坐在台阶上。她说：“老巩！算了吧，忍了这个肚里疼吧！咱小人家小主，不是咱自个儿事情，管得那么宽了干吗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一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心气就不舒。冯兰池，他眼里没人呀！”

老祥大娘说：“算了吧，兄弟！一辈子这么过来了，还能怎么样了人家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不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得跟他弄清楚！”说着话儿，看看天黑了，严老祥还不回来，他拿起脚走出来。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，他也没听见，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。

一进村，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，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，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。拽到门楼底下，把门掩上，说：“大侄子！我有个话儿跟你说说。听呢，算着。不听，扔在脖子后头算了。”

朱老巩说：“叔叔说的话，我能不听！”

朱全富摸下胡子说：“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，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，是真的？”

朱老巩点着下巴说：“唔！”

朱全富猫下腰，无声地合了一下掌，说：“天爷！你捅那个马蜂窝儿干吗？我知道你爹、你爷爷，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，躲还躲不及，能招事惹非？哪有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的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我知道他厉害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左不过是这么会子事了！”

朱全富摇摇头说：“别，别呀！好汉子不吃眼前亏，那么一来，

你就交上歹运了！”

朱老巩和朱全富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。朱老巩说：“要说别的，我听你。说这个，我主意已定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朱全富，走出大门。回了家，也没吃饭，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。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，睡了觉，他从门道口摘下把铡刀，在磨镰石上磨着。

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，扒着炕沿一看，父亲眯缝起眼睛，在一盏小油灯底下，悄悄磨着那把铡刀，磨得刀锋雪亮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，鼓了鼓嘴唇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！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脑袋缩进被窝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了炕，抱着肩胛足了足劲，走上千里堤。他学着大人，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，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走了两趟又站住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滹沱河。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，像一匹烈性的马。它在峡谷里，要腾空飞蹿，到了平原上，就满地奔驰。夏秋季节，涌起吓人的浪头。到了冬天，在茸厚的积雪下，汨汨细流。

流着流着，由西往北，又由北往东，形成一带大河湾。老年间，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，就是这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，就是锁井镇。锁井镇以东，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。锁井镇以西，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隔河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，一片片树林，一簇簇村庄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，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地响，秋风起来了！

秋天过了，村庄里没有柴草，土地上没有谷捆。泛滥的河水，在原野上闪着光亮。西北风吹起，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。他搂起双膝，坐在庙台上，想睡一刻。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，吹得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，扑棱棱飘落下来。白色的芦花，随风飘



上天空。

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，在风前抖颤，身上更觉冷飕飕的。

正睡着，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，说着话儿走到跟前。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，每人抽起一袋烟，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。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，眯着眼睛看了看，返身跑下堤，蹿起蹶子跑回家来，拍着窗格杈说：“爹！爹！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。”

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，听得说，用手指头试试锋刃，放在一边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，拿脚走上长堤去。他猫下腰，直着眼睛，看着那两个人，压低嗓音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，翘起下巴，看着朱老巩说：“砸钟！”

朱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了钱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，又问：“你钱花在谁手里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在冯堤董手里。”

朱老巩怒气冲冲，大声喊叫：“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，去砸冯堤董。看谁敢动这座古钟！”登时红了脖子，气愤得鼓动着胸脯。

铜匠瞪了他两眼，不理他。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，脱下蓝布棉袄，提起油锤就要砸钟。朱老巩二话不说，叉开巴掌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，说：“去你娘的！”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，滚在地上。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，不敢跟他动手。转身跑下千里堤，去叫冯兰池。

当时，冯兰池才三十多岁，是锁井镇上村长，千里堤上堤董，是个长条个子，白净脸。这人自小是个吃饭黑心，放屁咬牙，拉屎攥拳头的家伙。他穿着蓝布长袍，青缎坎肩，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，手里托着画眉笼子，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啾。他正歪着头儿，眯缝着眼睛品鸟音。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，左手把衣襟一提，一阵风走上千里堤，打老远里就喊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

银子都拿出来！”

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冯兰池把画眉笼子柳树上一挂，气势汹汹，扭起脖根轴子问：“谁他娘裤裆破了，露出你来？”

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，鼓了鼓鼻头，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把话口儿说慢点！”他瞪起眼睛，鼓起胸膛，气得呼呼的。

这是人命事，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，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，要“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”！一群群，一伙伙，缕缕行行走了来。不凉不酸的人，来瞧红花，看热闹。心不平的人，来站脚助威。堤岸上，大柳树林子里，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。大家暗下里议论：“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？”“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？看不平了就上手呀！”

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，心上鼓起小鼓儿，害怕闹出大事来。听得人们谈论，觉得父亲干得好，心上一直助着劲。

朱老巩眯着眼睛，看了看四围热情的乡亲们，合住虎口，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来看……”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，手指戳着钟上字文说：“钟上明明刻着‘……明朝嘉靖年间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空口无凭，铸钟为证……’你不能一人专权，出卖古钟！”他越说越快，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。

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。他倒竖起眉毛，抖擞起脸蛋子，麻沙着嗓子说：“哇！住口！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，并不关别村的事。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？好事的人们要在钟上铸上字文，居心讹诈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，摔过他的右手，又抓起他的左手，说：“呔！胡吡，仗着你冯家大院财大气粗，要霸占官

产……”他抡起右手，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圆圈。

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，心里说：“他真个要想跟我动武？”镇定了精神，把辫子盘在帽盔上，把衣襟掖在腰带上。撇起嘴说：“不怕你满嘴胡吣，现有红契在我手里。”伸手从衣袋里掏出文书来。

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，眼里冒出火星子，啪的一手朝红契文书抓过去。冯兰池手疾眼快，胳膊一抽，把红契文书塞进怀里。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，拍了拍胸膛，说：“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行事，变成你冯氏的祖产。冯兰池呀冯兰池！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算清老账，要是算不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。”

冯兰池一听，脸上腾地红起来，恼羞成怒，猛地一伸手，捋住朱老巩的领口子。他瞪起眼睛，唬人说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喷人，不讲道理。有小子骨头，来，试试！”冯兰池火起来，五官都挪了位置。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，拉到大柳树林子里。四十八村的人们，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。两个人，一递一句儿，冯兰池满口唇舌掩盖，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，翻着冯家老账簿子，一条一理儿数落，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。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，四十八村的人们，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。冯兰池举起手，指挥铜匠说：“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锤砸钟！”

这时，小虎子在一边看着，他气呀，急呀，两眼睁得滴溜圆。看着冯兰池，凶煞似的，拽得父亲流星拨拉地。他眼角上揩着泪珠子，攥紧两只拳头，撑在腰上，左右不肯离开他爹。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，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，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。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，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宽肩膀，大身量，手粗脚长，手持一把劈柴的大斧子，横起腰膀走上去，张开大嘴说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人们一看，正是严老祥。

这刻上，朱老巩慌忙跑回家去，扯出那个铡刀片。他一行跑着，大声喊叫：“老祥哥，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！”喊着，又跑上大堤。

铜匠脱了个“小打扮儿”，重又举起油锤。朱老巩跑上去，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，张开两条臂膀，搂护着古钟说：“呸！要砸钟，得先砸死我！”小虎子一看，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。他两步蹿上去，搂紧爹的脑袋，哭出来说：“要砸死我爹，得先砸死我！”

铜匠干睁着大眼，不敢落下油锤。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眼睁睁看着，偷偷落下泪来。朱全富说：“天爷！瞎了我的眼睛吧，不要叫我看见。”老祥大娘哭出来说：“咳！欺侮死人啦！”

小虎子两手抹着眼睛，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，做了半辈子苦活，走到这步田地上！

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，嘴上喷着白沫，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。他说：“官土打官墙，钟是全村的财产，砸钟卖铜顶公款，官司打到京城，告了御状我也不怕。”

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：“锁井镇上，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冯家的，顶谁家公款？”这时，他横起眉棱下了决心。闪开衣裳，脱了个大光膀子。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总了个搪扭儿。他又开腿，把腰一横，举起铡刀，晃着冯兰池的眼睛。张开大嘴喊着：“大铜钟，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老祥大伯也举起大斧子说：“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，日他娘，管保他的脑袋要分家！”

冯兰池眯睁眼一看，怔住了。朱老巩和严老祥，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。冯家大院，虽然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。

严老尚，绰号严大善人。这人气魄大，手眼也大。庚子年间，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，放火烧了教堂，杀了外国的传教士。在这一

方人口里还有些资望。乡村里传说，这人骨头挺硬。有一天，他正开着“宝”，开到劲头儿上，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，说：“嗨！递个火儿！”旁边一个人，用火筷子夹个红火球儿走进来，问：“搁在哪儿？”严老尚把裤角子往上一捋，拍着大腿说：“放在这儿！”那人咧起嘴角说：“嘿！我娘，那能行？”严老尚把眉毛一拧，仄起头儿，指头点着大腿说：“这，又有什么关系！”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，烧得大腿肉嗤溜溜地响，他声色不动。

这个大高老头子，弓着肩，提条大烟袋，走上千里堤。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，捋着他的长胡子，笑花了眼睛，说：“干吗？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，招来这么多人，不像玩狗熊？”

朱老巩气愤愤说：“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？”

严老祥也说：“谁要损坏这座古钟，他就是千古的罪人！”

严老尚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哼哼！狗咬狗，两嘴毛罢啦！”伸出右胳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说：“一个个膘膘楞楞、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说着，往严老祥瞪了一眼。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，见严老尚拿眼瞪他，垂下头不再说什么。他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。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。

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，跟着他爹，心里扑通乱跳，又是害怕，又是激愤。

严老尚嘴唇上像搽上油儿，比古说今，说着圆场的话儿。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，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盯住哆哆嗦嗦端着杯子的手，静静愣住。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，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。大睁了眼睛，痛苦地摇着头，像货郎鼓儿。冷不丁抬起头，抖擻着手儿说：“嗨！这油锤击在铜钟上？铜钟碎了？”

朱老巩明白过来，是调虎离山计。他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睁睁看着严老尚，吐了两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脸上像蜡渣一般黄。

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道：“这他娘的是干什么？掘坟

先埋了送殡的！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，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！”说着，把大袖子一剪，就走开了。

这时，严老祥可慌了神，抱起朱老巩，说：“兄弟，兄弟，醒醒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事儿摆着哩，三辈子下去也是仇恨，何必闹这么大气性！”

小虎子流着泪，忙给老爹捶腿，捏脖子。

朱老巩垂下头，鼻子里只有一丝丝凉气儿。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，两手一抄，把朱老巩挟回家去。

这场架直打了一天。太阳平西了，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。眼看着铜钟被砸破，油锤钉着破钟，像砸他们的心一样疼痛，直到天黑下来，才漫散回家。

这天晚上，滹沱河里的水静静地流着。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，寂寞得厉害，早早没了一个人、一点声音。人们把门关得紧紧，点上灯，坐在屋子里沉默着，悄悄谈论，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。在这个时代里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，他拼了一场命，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，争回这口气来。他们的希望破灭了，只有低下头去，唉声叹气，再不敢抬起头来了！

朱老巩躺在炕上，一下子病了半月……

炕上有病人，地下有愁人。那时，母亲早就死了，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转。日子过得急窄，要汤没汤，要药没药，眼看病人越黄越瘦。那时姐姐才十九，正是青春的年岁，像一枝花。她看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，心里害起怕来。

朱老巩说：“闺女！娘死了，爹疼你们，舍不得你们。可是，我不行了！”他凝着眼神，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。又说：“闺女！你要扶持兄弟长大！”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：“儿啊！土豪霸道们，靠着银钱、土地，挖苦咱庄稼人。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，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，势不两立。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，咳！我这一代又完了！要记着，你久后一日，只要有口气，就要为

我报仇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眼神发散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

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，一时心疼，口里涌出血水来。一个支持不住，把脑袋咕咚的摔在炕沿上。他失血过多，一口气上不来，就把眼睛闭了！

姊弟两个，扑上父亲的尸身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天晚上，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，把脑袋垂在胸脯上，靠着榻扇门站着。到了这刻上，他两手搂住脑袋，慢吞吞走出来，坐在锅台上，无声的流着眼泪……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，又一步一步走进小屋，蹲在朱老巩头前，凄惨地说：“兄弟！你带我一块回去！我对不起你，后悔拦着你，没闯了关东……”

## 二

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春天，从关东开进一一二次列车，直向保定驰来。列车通过一座长桥。轮声隆隆，车身震荡。汽笛一声吼叫，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，猛地一起身，没站住脚，趑趄了两步，倒在座椅上。同车的人们，以为他得了什么症候，都扭过身子来看。说：“他是怎么了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过来，揉着朱老忠的肩膀说：“醒醒儿，你是怎么了？”见朱老忠满脸通红，睫毛上吊着泪珠子，忙递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，说：“快擦擦，你看！”那妇女有三十五六年纪，高身杆，大脚，微黑的脸色。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。说话很是干脆、响亮，一腔外路口音。朱老忠摘下毛氍氍的山羊皮帽子，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。敞开怀襟，小褂没结着扣儿，露出胸脯来。他接过手巾，擦了一把汗，说：“啊呀，我做了一个梦！”又摇

摇头说：“不，不是个梦！”

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，说：“看你，叫风吹着了！”

他合上眼睛，略歇一歇儿。又慢悠悠擦起眼皮，走到车窗跟前。探头窗外一看，黄色的平地，屋舍树林，土地河流，正落向车后。路旁柳树青青，阳光通过绿柳，射进车窗，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。他两手凭着窗，嘴上轻轻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二十多年时光，眨眼之间，在眼前溜过去了。如今，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才回到家乡啦！”猛地，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，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，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。

一个黑黑实实的、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问：“到了家？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？”

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，也挤过来，扒着窗户说：“哪里？还没有到嘛！”

大的，叫大贵。小的，叫二贵。中年妇人，是孩子的母亲。一说了到了老家，孩子们都高兴。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说：“人，到了边远的地方，一见了直隶人，都是乡亲。回到保定，就像到了家乡一样，身上热烘烘的。”

真像到了家乡一样呀，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。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，心里想：当他出外的时候，正比大贵小一点，比二贵大一点……他舒开两条胳膊，打了个呵欠，又低下头去。眯糊上眼睛，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。父亲朱老巩，那个刚强的老人，矫健的形象，永远留在他的心上，不会磨灭。又想起姐姐，二十多年不通音讯，她……想着，他的思想，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。

父亲过世了以后，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。还和过去一样，他每天出去做活，回来姐姐做熟了饭，两人一块吃。年岁小，日子过得艰难。有天晚上，姊弟两个正插着门儿睡觉，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跳过来。姐姐爬起身子，悄悄把他捅醒，说：“虎子！小虎子！你听



墙外头跳过人来！”

他睡得迷迷糊糊，扒着窗格棂往外一看，月亮地里，有人走近小屋。影影绰绰，看见那两个人，脸上都蒙着白布，露着两个眼儿。走过来扒着窗户说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。他说：“姐姐！甭怕甭怕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外面敲门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噤呻来。

两个强人，在窗棂外头，贼眉鼠眼地唬着：“开门不开？不开，我们就要砸！”

他蹑手蹑脚走到外屋，擒起一把禾叉，立在门道口锅台上，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，浑身哆哆嗦圆了。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，咣！咣！咣的几家伙，把门砸开。一个箭步，跳进屋子来。他举起禾叉一叉，也没叉住。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他，摁窝儿拧过胳膊，按在地上，把他捆起来，嘴里塞上棉花套子。姐姐嚷了两声，要往外跑，被强人拦腰搂住，拖到屋里……

听见姐姐惨叫，他心里气呀，急呀，年纪小，骨头嫩，又有什么办法？

等强人走了，姐姐踉踉跄跄走过来，脸色惨白得怕人。颤着手，解开绳子放了他，说：“虎子！走吧，走吧，逃活命吧！爹爹死了，霸道们不叫咱姐弟活下去呀！”

他眯瞪眯瞪眼睛，说：“一个人，孤孤零零，怎么走法？”

姐姐哭哭泣泣，包上几件破衣裳，捆上一条破棉被，说：“去找老祥大伯，叫他送你。走吧！普天下，哪里黄土不生芽，非死在这儿？”

他问：“你呢？”

姐姐说：“我？”她说出一个字，又沉默住。瞪起眼睛，在黑暗里盯着弟弟。老半天，才哭出来说：“兄弟，亲兄弟，甭管我了，我见不得人啦。你走吧，走吧！”

黑夜里，周围静寂得厉害，姊弟两个踏着月光，偷偷走出小院